

暴風雨

愛倫堡著 羅稷南譯

· 下 冊 ·

時代出版社

• 時代出版社出版 •

怎 麼 辦 ？

(上下兩冊)

車爾尼雪夫斯基著 蔣 鋒譯

收 穫

尼柯拉葉娃著 王民泉譯

普 通 一 兵

茹爾巴著 金 人譯

真 正 的 人

波列伏依著 磊 然譯

不 屈 的 人 們

戈爾巴朵夫著 水 夫譯

我們這裏已是早晨

恰可夫斯基著 王民泉等譯

日 日 夜 夜

西蒙諾夫著 磊 然譯



第四部

有時沉迷在瑣事末節裏面的人們也會稍微自行升起，達到較為開闊底人生觀的。娥爾佳就有這種情形。她關心她底家具和西敏安·伊凡諾維奇底服裝曾經激怒過妮那·喬治也夫娜。現在她也還是那麼切實，甚至在這木房子的小間隔裏——那報館從莫斯科撤退到這裏——也還要講究舒服；但是她明瞭戰爭正在進行，而且想要在共同事業中盡她底責任。她具有甚至她底苛求底母親也承認的一種好性格——工作中的良心。甚至在戰前她底勤謹也曾使同事驚異的；她總是最先到最後退的。在這樣艱苦底新情況之下，單憑意識正確是不夠的，恬靜底娥爾佳現在是以真實熱情工作着的。有時因為終日在印刷所裏奔忙，她會忘記去取她底配給品；她覺得種種變化不但發生在廣大底世界上，而且也在她自己內面。

『西敏安，我底工作很忙，我忘記去取配給品。那配給證已經過時了。但是報紙是按時出版的……』微笑着，她加添：『沒有法子——戰爭時期……』

『你為什麼要討好賣力？現在連那些主要底大報都延遲出版咧……』

他覺得娥爾佳輕蔑地看着他；這使他惱怒了：一個女子自作主張，太過份！她真是不安分

底東西……況且他娶她就爲的是她具有在家庭生活中所必需的那種安靜性質。她已經任性放肆。好，不要緊，等戰爭完了，一切就會恢復舊規……

戰爭曾經改變了許多大國家的生活，也改變了妮那·喬治也夫娜所管理的兒童們的生活，但是對於西敏安·伊凡諾維奇底性格却顯得毫無力量。他還是以爲最重要的是在適當時機插一句嘴，在需要沉默的情況之下一聲不響：他還是喜歡喝茶吃果醬，和坐在樹蔭下釣魚。但是現在各樣都變爲這樣不舒服，這樣不穩當。老同事一個也沒有了；館址這樣寒儉；印刷廠不適宜於印報紙。生活條件都是壞的，住室又窄小。娥爾佳存心搗鬼——甚至喝茶也成問題。他日日夜夜不得閒，在七月一個月之中他祇能有兩次時間去到市蘇維埃主席底別墅裏釣魚。但是這一切還不過是他底災難的一半；使他灰心喪氣的是另一些事情——他不能打電話去問西多洛夫應該怎樣報導『公社』印刷廠不能按時出版，以及究竟是否應該報導。西多洛夫現在前綫，由科洛里約夫代理他底職務，而科洛里約夫的回答是：『不要爲這種無聊問題打電話給我。我並不要你增加印數……你是負責編輯，你自己決定吧。』……對於屬下或訪客，拉巴索夫自來就喜歡強調他是負責編輯，而且時常提醒娥爾佳這事實，用儼然鄭重底語調說出『負責』這形容詞。但是自從和科洛里約夫通話之後，西敏安·伊凡諾維奇似乎瀟下去了，他底小眼睛似乎睜不開，他底蒼白底鬆弛底肥臉呆得好像一副面具；有一天，他忽然覺得他底責任太重。『在前綫是比較容易的，』他對他底妻說。娥爾佳冷笑。他覺得她越發放肆。他底幹部都譏笑他；甚

至年老底張木可夫在一次臨時會議上也鼓起勇氣說道：『現在，看國際局勢，人必須發揮臨機應變的創造才能』（張木可夫有把任何情形都稱為『國際局勢』的習慣）。

拉巴索夫不能理解正在變動中的戰局。庇提亞·杜洛士多夫曾經諷刺地說過：『我們底編輯有一種延期感受性——倘若去年秋天他底腳受涼，一直要到今年五月纔打噴嚏。』去年秋天拉巴索夫忙碌於撤退報館，佈置新居；他沒有工夫思慮種種事變。但是當德國人在莫斯科附近被打退的時候，他逢人便說：『不論別人怎麼想，我是早已料到了的。』但是他現在迷惑了——『敵軍在弗洛尼茲地區。』……唉，這是國家心臟之地呀；如戲台上所說，你從那裏騎在馬上快跑三年也跑不到國界。他忽然想到一些連他自己也認為不可恕的念頭；他含糊地說道：『呃，呃——德國人會到此地來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理由很簡單——從弗洛尼茲到這裏比起從弗洛尼茲到國界不過是一半路。那時我們將要怎麼辦呢？我們不能永遠撤退呀……』倘若科洛里約夫有機會對他說：『你有這樣念頭你是應該鎗斃的，』他或許會振作起來的吧，但是科洛里約夫十分忙碌，簡直顧不到西敏安·伊凡諾維奇有些什麼感想。

娥爾佳覺得她底丈夫已經『變酸』了，如她所說。她現在不能不作兩個人的工作。但是她絕不推諉或偷懶。而且這樣使她得到一種滿足，借此排遣了目前悲涼無歡底生活——戰爭時期，伐西亞踪跡不明，色約沙每天都在危險之中，媽媽過着艱難日子，她底丈夫變得不但粗鄙，而且無聊，誰也不能告訴她要到什麼時候她纔能夠回到莫斯科，或當她回去的時候她將要

發見什麼變故，那公寓房間已經由別人佔據着了吧；總之，各樣都已變壞了……祇有在工作的時候我纔得到心裏的和平——我也是必要底人……她每個月定規寫兩次信給她底母親。妮那·喬治也夫娜回信，有時簡短，有時，忘其所以，把這女兒當作色約沙，暢談心事。有時，想要安慰娥爾佳，或許就是安慰她自己，她寫道：『人們時常談論游擊隊，伐西亞是和他們一道的，我底心這樣告訴我。』……

最近妮那·喬治也夫娜來信說：『我信任你，娥爾佳。我知道你並未灰心喪志，你向來是堅強的。報紙上消息不好，但是我比以前更相信我們將要勝利，你知道麼，我已經異乎尋常地振奮起來。去年秋天，我一聽見前方的壞消息就失望，但是現在我不——倘若有壞消息，那就是說我們必須比以前更加倍努力工作，越更憎恨敵人。我時常訪問醫院，讀書給傷員們聽，縫補衣服，演說。我不願在未死之前就死掉。』……娥爾佳讀這封信的時候，她要想把頭靠在母親底懷裏，像她幼年時候常作的那樣。『到底，媽媽是瞭解我的。從前我和她常爲小事情爭吵，但是現在時代不同……』

娥爾佳覺得很孤寂。西敏安·伊凡諾維奇會幾天不對她說話，然後突然呵斥她：『孩子氣底傲慢……』他要求她服伺他：『你又忘記縫那鈕子！胡里胡塗……』有時，他高興起來，好像從前在莫斯科一樣，並未經過什麼變故似的，喝了第三杯茶之後，用毛巾揩揩臉，就來擁抱娥爾佳。她推開他：『我要讀書。』

有一天，編輯部接到前綫一羣兵士向後方人民呼籲的文告。這文告是應該發表在報上的。西敏安·伊凡諾維奇遲疑了一個長時間，哼哼呼呼，兩次拿起電話聽筒，而又立刻放下——不，不可以；科洛里約夫要叫罵的……娥爾佳說：

『你必須完全發表牠，牠可以鞭策那些落後份子……』

『但是你知道牠說些什麼嗎？我會因此吃鞭子的……什麼「局勢非常嚴重……我國命運正在存亡關頭……」呃，呃，毫無根據。虛誇，亂加渲染。典型底謠言販子作風。我問你，什麼叫作「非常」？這是從何說起？』

『看看真理報吧。牠說得更厲害。』

『沒有這回事，我統統看過，牠說「嚴重」，但是並沒有「非常」，也沒有什麼「存亡關頭」。反正，他們在前綫，可以隨便；我是要負責任的。』

從前，拉巴索夫刪掉什麼的時候，他欣然用紅鉛筆在校樣上畫上粗大底蜿蜒綫條。這回，他遲疑地在這文告上畫了一個細弱底×子。娥爾佳聳了一下肩頭，就到印刷所去了。

第二天早晨，西敏安·伊凡諾維奇醒來，吃了一驚：娥爾佳睡床已經由一幅懸着底臥單遮住了。

『這算什麼，演戲嗎？』西敏安·伊凡諾維奇質問。

『不，不是演戲。不過是我必須適應環境。我不願捨棄這報紙。但是倘若我走開——那就

得捨棄牠。而現在要找另一個房間幾乎是不可能的。就是這麼回事。」

『就是這麼回事，你是什麼意思？爲什麼掛起那破布？』

『你明白嗎？我已經不再是你底妻了。我作了一件蠢事，但是雖然改正遲了一點，到底比敷衍下去更好些……以後不要再談這個，我必須保留精神給別底……』

西敏安·伊凡諾維奇大怒：

『給別底什麼？……』

她冷靜地微笑：

『我還不會有別人。我甚至並未想到……我有許多工作要作。況且，這裏有的是哪一類男人？像你一樣……等戰爭完了，我或許要找一個……現在，我要你把我看作祇是助理編輯。』

幾天之後，娥爾佳寫信給她底母親，談到她底生活中的這一變動；『在實際上我已經和西敏安·伊凡諾維奇離婚。現實情況使人能夠把人認識得更清楚。他不適合於我。來信仍寄原處——很難找到另一個房間，甚或半個房間，否則租錢昂貴，而我現在要省錢作一件衣服，我現在穿着的已經破舊，我甚至不好意思去看戲。』……

妮那·喬治也夫娜對她自己說：我已發現一個女兒了，是的，對了，發現她。從前我誤認語言爲靈魂，不理解她是年輕的，年輕人們另有說法！……妮那·喬治也夫娜甚至不討厭娥爾佳底告誡：『你必須認定一家好商店，經常來往，因爲你沒有糖和肉類是不能支持下去的。』

……
傻姑娘，她自己正在困難時候，還照顧到我。

色吉微笑：一年前我曾經覺得煩惱——一個工兵，我跟在後面爬行，別人們正在戰鬥，而我底任務是造橋……真的，我現在是在後方；這是第三個星期：我們讓坦克隊，砲隊，我們底師團通過，然後炸橋，破路。昨天孚洛諾夫說：『這橋是我在一九三八年建造的。』……我們正在炸毀我們自己所建造的事物。但是德國人還是繼續推進。他們想要截斷我們的退路，我們曾經爲爭取半小時的時間和他們打過兩次。我們不能留給他們一座橋！這種情形可能繼續多久呢？這些有蘋果樹和白色農舍的和平市鎮啊。春天這裏的居民誰也不會夢想到戰爭會蔓延到這裏……遼遠底草原地帶，我甚至不忍看牠。……我們快要退到頓河了。真是容許他們再進麼？……

誰要經歷過大哀愁——如親人害重病，喪失朋友——就知道最可怕底事是舊病復發，第二次喪失。在冬季歡騰之後，在引起大希望之後，各樣挫折都似乎是不能忍耐的。去年夏季情勢緊張，人心惶惶的時候，人們沒有工夫集中思慮，考察那些事故；現在每個人都已體會到撤退的意味。一提到『德國人』這個字人就覺得喉嚨梗塞，血氣上沖。人們剛纔夢想等到地面乾

『我軍就要西進。其實不然：德軍正在泛濫在麥田，果園，瓜圃和廣大平坦底草原上，好像一條決堤的河水似的。』

一個老婦人對色吉說：『你們講呀說呀，現在你們趕忙逃跑。』……他無話可說。現在我們都羞恥地避開婦女，老人和兒童——我們不能保護他們。我們正在把我們底糧食，土地，幸福退讓給德國人。天氣是可怕底炎熱，灰塵厚積在道路上，使人口乾舌燥。眼睛痛得睜不開……

『我們已經放棄塞洛士托夫。』來了一道命令，簡單而嚴厲：我們必須全力振作士氣。當然，我們正在放棄各樣（兵士們都慘淡地說：『我們正在逃難。』）。現在我們有更多飛機。我們底反坦克砲是好的。後方鞏固——努力工作……但是我們還不曾學會怎樣作戰。

在習慣上色吉向來有些隨便；戰前他責罵他自己——胡里胡塗，把文件塞在記不得的地方；不是早到一點鐘就是遲到一點鐘……現在他力求準確和嚴格。昨天上校說：『暫時保留這橋。敵人將要在這裏被阻擊。我們底坦克要在十六點零零時通過。』他說『零零』，但是牠們通過是在十九點……而這同一上校埋怨：『我要飛機的時候，牠們總是遲到。』……交通聯絡是壞的；上校公然說道：『我怎麼知道我底左翼部隊在哪裏呢？……』師團長喜歡高談蘇孚洛夫；他叫囂：『我們明天要把敵人踢出去。』但是到了應該有所作爲的時候他却遲疑不決。

……巴爾與少校說：『這裏就是司令部。我們要在這裏住下去。盡可能把牠弄得舒服些。』……他把底妻的肖像放在抽屜桌上，好幾個人忙了三小時裝置電燈——總之，十分舒服了，但是到了晚間我們就匆促撤退。哥班諾夫正在研究音樂會的節目單，校正時間，但是德國坦克已經進城。而我也是一個好傢伙——在米勒洛孚附近我聽信了格林科底話，不埋地雷。單這一件事我就應該被交付軍事法庭審判。

天氣更加炎熱。塵灰停留着不動。色吉問孚洛諾夫：

『尼戈拉，事情就這樣繼續下去麼？』

『昨天，在情報處，他們審問兩個德國人。他兩在五月中離開法國。他倆說沒有兵力留在那裏。希特勒決定要在冬季以前打一個決定一切的大戰。他倆都是拖鼻涕的，但是其中的一個却還放胆胡說他們要到印度去。完全發瘋！』

『印度，純然胡說，他們喝了太多啤酒，所以作這樣怪夢……』

『但是盟國英美呢？現在正是他們動手的時機了。德軍已經遠離法國，把最後一輛坦克都調開了……他們底第二戰綫在哪裏呢？』

『他們不着急。他們不喜歡着急。在巴黎我認識一個英國工程師，好人物。有一天，我們離開商務代表處的時候，他說：「我要趕快走。」這時他要乘的公共汽車恰好來到。他祇要真地趕快一點就可以搭上；但是他不肯加快步伐……我是說笑話；法國人說——笑比

罵更好……這不是發脾氣的事。他們不喜歡德國人。我恐怕他們也不很喜歡我們……」

『色吉，你知道法國，告訴我，法國人誠心作戰嗎，或者多半是空談呢？』

『那裏各樣都混淆不清。我在巴黎會過一位詩人，很優雅，倘若你不仔細考察他底文詞的意義，他底詩似乎是可愛的，甚至可驚的。但是把這些文詞翻成平常底言語，你就發覺他恰好是一個「弗里茲」——不更深也不更好一點。那裏有的是隨便胡說底饒舌家們，無所用心底飽食者們，而大多數是「爲兩方面服務」。當然有人民。但是他們能夠作什麼呢？你說留在那裏的德軍很少。是的，要打退一次登陸戰就太少，但是足夠鎮壓非武裝底人民。』

孚洛諾夫已經變爲色吉底最密切底朋友。他是一個藍眼巨人，帶着一種羞怯底孩子似底微笑，三十二歲就有灰頭髮，精悍，但是態度溫和。他是阿魯格爾的伐木工人底兒子，在一條大河岸上的一個遼遠鄉村裏度過他底童年，還保持着愛好森林，樹聲，松香，以及自然的單純而神祕底生活。在學校裏的時候，他是有才能著稱的；教師們都說，『你可以通行天下。』孚洛諾夫確是成爲一個能力高強底建築工程師了的。在列寧格勒他結識了名叫妮納的女學生，愛笑而且優雅。妮納底手是這樣嬌嫩，以至孚洛諾夫不敢捏緊牠們。她笑着說：『你是一隻白熊，我應該叫你米式加。』……或許這就是他們底兒子的名字叫作米式加的理由。他們寶愛這孩子。當他在外面執行業務的時候，孚洛諾夫常打電話到列寧格勒問他底妻：『米式加好

●密凱爾的暱稱，是常給與熊的名字。

嗎？……」他底妻和孩子一直留居列寧格勒。他長久等待着他底妻的來信，終於接到了一封，但是對誰也不說什麼。兩個星期之後他忽然望着色吉，慘然微笑：『我底米式加……死了。封鎖的結果……我覺得我能夠用牙齒咬斷他們底喉管！好吧，我們談談別的，關於牠你就不能說出你的感覺……』

色吉時常接到母親來信，伐利亞來信；他熱切地讀着牠們，但是回信簡短，不定期。他不能把他底戰前生活和他底現實遭遇聯貫起來。奇怪，媽媽還是重複着戰前那些老調，無疑地，她還是在作夢，還是一激動就狂吸紙煙。祇要她不害病就好！伐利亞並無怨言，但是他覺得她是很寂寞的。她寫信來說她曾經去看過三姊妹。媽媽來信說，娥爾佳已經離婚，這是對的，她底丈夫是一個卑鄙底傢伙……人們離婚……當然也結婚……這一切都隔膜，好像是別個星球上的事。祇有一件事適合於這草原，適合於這炙熱底灰塵和燒焦的氣味，適合於這些破壞底橋樑，以及這種慘淡光景——那就是，妮那·喬治也夫娜不斷地附加上的『伐西亞沒有消息』。……戰爭！色吉現在在牠底魔爪之中，好像在野火燎原中的一株草。

一個軍官說：孚洛寧支城裏有戰事。我軍已經從洛士托夫向南移動。沙爾斯克。科提爾可孚……缺口一天比一天擴大。德軍坦克已經突入我們底後方。有些地方我們頑強抵抗，另一些地方我們撤退。家宅正在燃燒，婦女正在哭泣，苦艾的苛烈氣味使人心傷。